

从“小学”到“语言学”

卢 烈红（武汉大学）

从很早开始，汉民族就开始研究自己的语言文字，这种研究源远流长，成果丰富。不过，指称这门学问的术语很晚才与世界接轨，在漫长的历史年代，人们称这门学问为“小学”。本文考察汉民族语言文字之学指称术语由“小学”到“语言学”的演变过程，揭示各个阶段的特点，探讨演变动因。

这一演变过程可循三条线索考察：

一、小学

“小学”一词在能确认为先秦的文献中不见，始见于汉代的文献中，如：

天子命之教，然后为学。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。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频宫。（《礼记·王制》）

及太子少长，知妃色，则入于小学，小者所学之宫也。（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）

周礼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，先以六书。（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）

令天下小学，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。（《汉书·王莽传第六十九中》）

始入小学，诵孝经章句，和熹皇后甚嘉之，以为宜奉大统。（《东观汉记》卷三“敬宗孝顺皇帝”）

砚冰释，命幼童入小学，学篇章。（崔寔《四民月令》）

《东观汉记》是东汉官修的本朝纪传体史书，“敬宗孝顺皇帝”即东汉顺帝。《四民月令》的作者崔寔是东汉人，书中反映的主要是东汉时期洛阳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生活。这里的六条材料，前三条说的是先秦的情况，后三条说的是汉代的情况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本身已明言“小学”是“小者所学之宫”，近人黄侃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指出：“《说文·叙》云：‘周礼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。’《大戴礼·保傅篇》卢注：‘外舍，小学。谓虎门师保之学也。’《白虎通》：‘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岁入大学。’则古之所谓小学者，自名其舍曰学，固非今日之所谓小学也。”¹

依据以上材料可知，先秦的“小学”指的是初级学校，汉代依然如此。

也就是在汉代，“小学”由指初级学校发展出转指文字学的用法。这是因为，儿童入小学首先学的是文字，诚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：“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《周官》保氏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，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”《汉书》中多处以“小学”指称文字之学，如：

1 黄侃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

徵天下通知逸經、古記、天文、曆算、鍾律、小學、史篇、方術、本草及以五經、論語、孝經、爾雅教授者，在所為駕一封軺傳，遣詣京師。至者數千人。（《汉书·平帝纪》）

至元始中，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，各令记字于庭中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

初，邳从张吉学，吉子竦又幼孤，从邳学问，亦著于世，尤长小学。邳子林，清静好古，亦有雅材，建武中历位列卿，至大司空。其正文字过于邳、竦，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。（《汉书·杜邳传》）

颜师古注《杜邳传》曰：“小学，谓文字之学也。周礼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以六书，故因名云。”《后汉书·卢植传》李贤注曰：“《前书》谓文字为‘小学’也。”《前书》即指《汉书》。

尤其重要的是，《汉书》中的《艺文志》是史志图书目录之作，它在给图书分类时列有“小学”一类：

凡小学十家，四十五篇。

这一类所列的十家四十五篇是：《史籀》十五篇、《八体六技》、《苍颉》一篇、《凡将》一篇、《急就》一篇、《元尚》一篇、《训纂》一篇、《别字》十三篇、《苍颉传》一篇、扬雄《苍颉训纂》一篇、杜林《苍颉训纂》一篇、杜林《苍颉故》一篇。显然，这些都是属于文字学范畴的书籍。

以“小学”作为图书的小类名，表明其作为学科术语的身份已完全确立。

“小学”自汉代确立为语言文字学科的学科术语后，一直沿用至近现代。但其具体内涵历代有变化发展。

在汉代，“小学”主要指文字之学，不含音韵，基本上也不含训诂。说它基本上不含训诂，由下面的事实可见：一是上引《汉书·平帝纪》中以“小学”与《尔雅》并列；二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尔雅》、《小尔雅》列在“孝经”类中，不入“小学”类。这都说明，作为训诂学奠基之作的《尔雅》汉代是不在“小学”范围之内的。至于音韵学，魏晋以后才兴起，汉代“小学”自然不包含这一分支。钱大昕曰：“汉世言小学者，止于辨别文字，至魏李登、吕静，始因文字，类其声音。”（？）

魏晋南北朝，“小学”的范围扩大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“小学”已不限于文字之学了。请看下列材料：

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《尔雅》。《尔雅》，小学也。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《尔雅》，《尔雅》之出远矣。（晋葛洪《西京杂记》卷三）

世间小学者，不通古今，必依小篆，是正书记；凡《尔雅》、《三苍》、《说文》，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？（《颜氏家训·书证篇》）

及宣成二帝，徵集小学，张敞以正读传业，扬雄以奇字纂训，并贯练雅颂，总阅音义，鸿笔之徒，莫不洞晓。（《文心雕龙·练字》）

《西京杂记》明言《尔雅》属于“小学”；《颜氏家训》谈到“小学”研究，也将文字学方面的《三苍》、《说文》与训诂学方面的《尔雅》相提并论；《文心雕龙》谈到汉代征召的“小学”家张敞、扬雄，赞扬他们“总阅音义”。凡此都表明，魏晋南北朝

时期学者的心目中,“小学”已包含侧重“义”的《尔雅》和“音”。

至唐魏征等撰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,“小学”范围的扩大在学科意义上得以确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经部十小类,六经之外,另四小类是“孝经”、“论语”、“图纬”、“小学”。隋志的情况可总结为以下三点:

1. 《隋书·经籍志》谈“小学”类时并没有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凡小学十家”那样明确的类别标示。志中只在行文中作为学科名提到“小学”三次:言晋秘书监荀勖(xu去声)《中经新簿》分图书为四部,“一曰甲部,纪六艺及小学等书”;言刘宋王俭“又别撰《七志》:一曰《经典志》,纪六艺、小学、史记、杂传”;言将石经拓本“附于此篇,以备小学”。前两次皆出现在《经籍志》开头的总论部分,后一次倒是在谈“小学”的部分,但是在这一类的后序的最后。没有将“小学”作为类别名标示,这是一件憾事。

2. 志中“小学”类著录的有《埤苍》、《急就章》、《古今字诂》、《杂字解诂》、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要用杂字》、《声类》、《韵集》、《四声韵林》、《韵略》等,基本上都是文字学和音韵学的书籍。

3. 志中《尔雅》、《集注尔雅》、《尔雅音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小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等被列入“论语”类,可见隋志还没有把训诂之学正式确认为“小学”之组成部分。

总起来说,《隋书·经籍志》把音韵学正式纳入了小学的范围,但它还没有把训诂之学正式确认为“小学”之组成部分。有学者说:“一般认为,《隋书·经籍志》把‘小学’分为训诂、体势、音韵三类,标志着‘小学’成为独立的学科。”²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
第一次确立“小学”由文字、训诂、音韵三大部分组成的格局的,是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(后晋刘昫等撰)。此志亦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区分大类,经部下有十二小类。其第十一小类虽标名“诂训”,但这类书籍的内容大概是志中另一处所说的“以纪六经讖候”,并非一般的语义训解;且志中前面虽单独标为一小类,但后面著录具体书目时与“讖纬”、“经解”两小类混同不分。而其第十二类“小学”,总括之辞曰:“右小学一百五部,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十八家,偏傍音韵杂字八十六家,凡七百九十七卷。”著录之书,训诂类有《尔雅》、

《集注尔雅》、《尔雅音义》、《续尔雅》、《别国方言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博雅》、《小尔雅》等,文字类有《三苍》、《埤苍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字统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海》、《文字要说》、《字书》等,音韵类有《声类》、《韵集》、《韵略》、《四声韵略》、《四声部》、《韵篇》、《切韵》等。显然,此志“小学”类已实际上囊括了文字、训诂、音韵三个分支。

宋代是从理论上最终确定“小学”范围的时期。

欧阳修在这方面颇有贡献。其一,欧阳修等撰的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较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有一大进步,这就是在后者经部十二小类中,删去“诂训”一类,存十一类;其“小学类六十九家”中囊括文字、训诂、音韵之书。这样,在经部小类体系中,“小学”就从

2 王贵元《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·自序》,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。

名到实纯正不杂了。其二，欧阳修《崇文总目叙释·小学类》在理论上阐明了小学的范围：“《尔雅》出于汉世，正名命物，讲说者资之，于是有训诂之学。文字之兴，随世转易，务趋便省，久后乃或亡其本，《三苍》之说始志字法，而许慎作《说文》，于是有偏旁之学。五声异律，清浊相生，而孙炎始作《字音》，于是有音韵之学。篆、隶、古文，为体各异，秦、汉以来，学者务极其能，于是有字书之学。”这里从理论上把“训诂之学”、“音韵之学”、“偏旁之学”、“字书之学”都归在小学名义之下。

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的理论表述就更进一步，其书卷四说：“文字之学凡有三：其一体制，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；其二训诂，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；其三音韵，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。论体制之书，《说文》之类是也；论训诂之书，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之类是也；论音韵之书，沈约《四声谱》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。三者虽各一家，其实皆小学之类。”这里在理论上明确认为“小学”由“体制”、“训诂”、“音韵”三者构成。晁氏此卷“小学类”名目下所列书涵盖文字、训诂、音韵。

自宋最终确立小学之范围之后，此名及其内涵一直沿用至近现代。黄侃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说：“今之所谓小学者，则中国文字、声韵、训诂之学也。”³

二、文字之学、文字学

在“小学”一名流行的同时，从唐初起，出现了“文字之学”的说法。

颜师古为《汉书·杜邺传》作注曰：“小学，谓文字之学也。周礼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以六书，故因名云。”在这里，颜师古提出了“文字之学”的说法。前面已经说到，在汉代，“小学”主要指文字之学，不含音韵，基本上也不含训诂，因此，这里与汉代“小学”对应的“文字之学”，从现代学科的角度看，是狭义的。

宋代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亦言“文字之学”，他的用法与颜师古不同。他说：“文字之学凡有三：其一体制，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；其二训诂，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；其三音韵，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。”显然，晁氏的“文字之学”总括形、音、义，是广义的。

应该指出，“文字之学”的名称自唐讫清，使用不广。我们利用“汉籍全文检索系统”进行检索，结果是：隋唐五代1见，宋辽金6见，元代无，明代1见，清代7见。

“文字之学”狭义、广义两种用法后代曾并用。《清史稿》列传第二六八：“于训诂、声音、文字之学，用力尤深。”这是狭义用法。近现代，一般用的是狭义，但也有广义用法。如钱玄同《文字学音篇》一书，本讲音韵，却冠以“文字学”。

晚唐又出现“文字学”的说法。不过，一直到清代，经利用“汉籍全文检索系统”检索，总共只见10来次：隋唐五代1见，宋辽金1见，元代3见，明代1见，清代稍多一点。

本无文字学，何有往来书？（晚唐齐己《拟嵇康绝交寄湘中贯微》）

得者只是文字学，与他祖师大远在。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八“临济义玄和尚”）

3 黄侃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

所习皆天文、地理、算学、化学、矿学、电学、机器学、医学、格致学、方言学、文字学、舆图学、律例学，分门别类，幼而习，壮而行，故能人才日出。（清《皇朝经世文统编》卷一百三通论部四）

府考试以文字学、策问学。（清《皇朝经世文统编》卷一百三通论部四）

清《皇朝经世文统编》中的“文字学”是严格的学科术语。

三、言语文字之学、语言文字之学、语言文字学、语言学

明代出现了“言语文字之学”的说法，不过仅2次，且在“汉籍全文检索系统”之“清”、“民国”部分不再能见到。明代的两次是：

每于退朝之暇日，取是书参质圣经贤传，以增益所谓知，扩充所谓仁，坚忍所谓勇，务求不为言语文字之学，而直以今日天下之势验之前代既往之迹。（明代《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》卷之一百一十九）

或曰：“先生与白沙之诗，可谓世称两绝者；曰言语文字之学，昔人谓落第二义矣。”（明代《泉翁大全卷之六十文集·墓志铭》）

这两处似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术语。

自清代始，语言学方面术语性词语出现了“语言文字之学”、“语言文字学”、“语言学”三个。据“汉籍全文检索系统”，“语言文字之学”清代4次，民国1次；“语言文字学”清代1次，民国无；“语言学”清代2次，民国无。

“语言文字之学”的5次如下：

初不能复为西国语言文字之学，而与西儒交接三十余年，其人之学问心术知之者深。（清代《皇朝经世文》四编卷四十七·外部治道）

语言文字之学，则为修好睦邻之所系。（清代《皇朝经世文》统编卷八十九考工部三·矿务）

假令人自从事于语言文字之学，则必得真矣。（清代《皇朝经世文新编》续集卷十六·外史下）

二女既长，亦工语言文字之学，尝夤缘入宫为通译，西国命妇之颀慈禧者，皆二女为传言，以故势倾中外。（清代《清代野记》卷下）

及十字军罢役以后，西欧与希腊、亚刺伯诸邦，来往日便，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，不用翻译，而能读亚里士多德诸贤之书，思想大开。（《梁启超文集·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》，1902年2月8日）

此数处“语言文字之学”，显然作为学科术语使用。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，章太炎先生在《国粹学报》1906年第十二、十三号上，发表了《论语言文字之学》一文，他认为，作为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总称的“小学”，“则以袭用古称，便于指示，其实当名‘语言文字之学’，方为确切。”章氏的观点很有意义，他以一代大家的身份正式宣告传统“小学”的终结，标志现代语言学的开始。

“语言文字学”的1次见于修于1914-1927年间的《清史稿》：

课程分普通、专门两类。普通学，学生必须通习，专门学，人各占一门或二门。普通学科目为经学，理学，掌故学，诸子学，初级算学，初级格致学，初级政治学，初级地理学，文学，体操学，语言文字学。（《清史稿》卷一〇七·志第八二）

“语言学”的2次见于晚清曾朴（1872—1935）1905年出版的《孽海花》：

“这位姑娘是敝国有名的人物，学问极好，通十几国的语言学，实在是不敢渎犯。”（《孽海花》第九回）

现据先生说，那贵国夏姑娘精通语言学，还会中文，没有再巧的好机会了。（《孽海花》第九回）

“语言学”一语在学术著作中出现，较早是1923年乐嗣炳的《语言学大意》，后有1931年张世禄的《语言学原理》。“当时，‘语言学’这一名称还不稳定。日本人译为‘博言学’，中国不少人用‘言语学’。张世禄在《原理》中强调‘语言学’是指英语中的linguistics，而不是指philology，后者容易与‘文献学’相混。”⁴

总而言之，汉语中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指称术语经历了从“小学”到“语言学”的演变。“小学”一名，汉代就已作为学科名，初指狭义的文字之学，后渐发展为兼包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大分支，长期沿用，直至近现代。而在“小学”行用的同时，初唐以后，渐次出现“文字之学”、“文字学”、“言语文字之学”、“语言文字之学”、“语言文字学”、“语言学”等说法。章炳麟倡言“小学”改称“语言文字之学”，正式宣告传统“小学”的终结。在现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中，“语言学”之称得以确立，从此开辟了语言学的新时代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胡奇光《中国小学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。

何九盈《中国现代语言学史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。

4 何九盈《中国现代语言学史》第63页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。